

母亲的呼喊

■陈中奇

母亲的嗓音尖锐而高亢，她站在高岗上呼喊一声，半条村都在回响中震颤——这也不点也不夸张。

很多次，夜幕降临之际，我背着军绿色书包，慌里慌张地从同村小伙伴的家里跑出来。那是玩到散场了，多半是到纸牌、抽陀螺、斗弹珠、下军棋、捉迷藏之类的，突然想起还有回家吃饭这回事。有几回，我一头撞在收工回家的伯伯叔叔或伯母大婶的怀里，被他们揪住挨一顿责骂，说，你长个耳朵，没听到你妈站在晒禾坪上喊魂半天了？有时又说，你好歹也应一声，你妈那个喊，喊到嗓子出生血了呢！

我那时小，不懂事，他们说他们的，我跑我的。往往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，假如碰到母亲在井边挑水洗菜，那就飞快进屋挂好书包，赶紧去帮忙。假如远远听到父亲在家的声响，那脚步就迟疑而磨蹭了，半天不敢进大门。

邻居说的没错，母亲扯长嗓子喊道：“中奇哎，回来吃饭了啊！”反复重播，调门越拉越高，确实像是在喊我的魂——爱玩、非兴尽不知归屋的小孩魂。

母亲一呼喊，我的那些玩伴一听到就怕了，纷纷说：“不得了！赶紧散了。”我觉得他们言过其实，往往是他们赢了想开溜的托辞罢了。

母亲的嗓音是逼窄的，有穿透力的，火烧眉毛的，像高空抛刀子、卷钢丝，有一股凛冽的杀气。可是，每当望见我回家的身影时，她却从未骂过我，多是一眼温暖而浅喜的神色。我很多次都论说：当初呼喊的那股火焰和寒光去了哪里？怎么变得那么快？

母亲呼喊我的样子，甚至让我想起挪威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画作《呐喊》(又名《尖叫》)，那画中变了形的人脸，变了形的夸张的嘴，还有变了形的空气和夜空。

其实，除了吐血似的呼喊，母亲也会唱歌的。

有一年除夕夜，父母、我和大妹，那时小妹还没有呢，一家四口围拢坐在灶屋烧火守岁。灶上锅沿边点着一盏圆肚玻璃煤油灯，用大碗兜，油茶壳在灶口烧了一堆旺火，火上挂着黑乌乌的敞着口的鼎锅，锅里炖着猪大骨、高粱、红豆、米仁，汤汁翻滚着，咕噜咕噜响，飘散着肉香和热气。夜已深，我和大妹睁着瞌睡眼，问几时拿压岁钱，拿了才好睡觉。

母亲严正地说：“守岁，守岁，就要守过十二点才算！跨过年尾迎年头，来年才兴旺。”她为每人盛一碗高粱地骨头汤，我们吃完仍被困。见状，她说，我们唱歌吧。她真的亮嗓唱起来：“洪湖水呀，浪呀嘛浪打浪啊。洪湖岸边，是呀嘛是家乡啊。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，晚上回来鱼满舱，啊……”

母亲唱时，嗓音清亮而动听，像在洒满阳光风浪轻摇的湖面上跃起一尾银鱼，像水面上一朵亭亭的莲蓬，又如那来回划动船桨的荡漾婉转。

后来，我们终究还是在灶火边打了瞌睡，恍惚听到母亲在梦的边缘柔声地呼喊我们：“你们到床上去睡吧，过了年了。”母亲唱歌的嗓音和样子，几十年过去，还让我不时想起。那年过得多么有滋味！

我总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还没学会体谅母亲的感受，老让她受苦。

我小时候最爱看电影。记得有一次，不知道是哪根神经短路，我也没借话给父母，放学后，就迷迷糊糊跟着嬢嬢的女儿（她跟我同班，她家就隔学校一座山包）去了她家，正因为她说他们村里晚上有电影放。当时正是夏天，记得看完露天电影回到家，月光如水银匝地，我们欢天喜地的有说有笑。临睡前，嬢嬢才想起说，你来我家，有没有托信回去？我答，没托信啊！嬢嬢急了，说你爸妈估计要担心死了！这可怎么办呢？那时又没电话，半夜三更的。最后她说，算了，现在也晚了，明天放学后要赶紧回家啊！

我也不明白轻重利害，还沉浸在看电影的欢乐之中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睡到半夜，我被人摇醒。一看，嬢嬢披着衣站在我床前，她对我说：“你听，外面是不是你妈在喊你？”我细听，隐隐约约听到母亲的声音：“中奇哎，中奇哎，喊你答应一声啊！”一声紧跟一声，飘飘忽忽的，带着哭腔，悲切而绝望，沿着远处的池塘边慢慢往近边来了。我还没听真切，嬢嬢先喊起来：“是的，是你妈！好像还有你奶奶，她们在找你。”她赶紧跑去“呼”地一声打开大门，对着黑暗招呼我妈：“他在这里啊！在我屋里，赶紧进来穿。”

我赶紧在床上穿衣服，一束手电光照到我脸上，母亲和奶奶已站在床前。母亲摇着手电照着我的脸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，抱怨：“崽啊，你来做嬢嬢家看电影，也不懂捎个信，让我们找得好苦！”嬢嬢摸着我的头，对我母亲说：“你千万不要打小孩啊！责任在我，找到了就算了。”母亲对嬢嬢说：“你不知道我跟他奶奶找了多久，找到学校没见人，找到他老师家里，一问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又沿学校周边有水塘的地方，边喊边找，生怕他游泳淹死了，你看，现在我嗓子都喊哑了。”嬢嬢说：“让他睡吧，明天从我这屋去上学，现在别吓着他了。”母亲对我说：“你睡吧，只当是个教训。”我一声大气都不敢出，又懵懵懂懂躺下了。母亲和奶奶跟嬢嬢寒暄了几句，便回家了。

现在，母亲已年过七十了，她仍然絮絮叨叨，但声音里都是棉花糖，再没有以前的气力了。我明白，母亲老了。我特别喜欢看老家旧像框，那里留存一张母亲年轻时拍的照片，照片中，她穿着白衬衫，圆脸宽肩，头发扎成两只“黑麻雀”，眯着眼睛在青春灿烂地笑着。

那时母亲多年轻啊！

南乡茶事

■蒋南

“南乡”一词来源于老衡阳民间，人们把清代、民国时期的衡阳县(今衡阳市区、衡南县和衡阳县)分为南乡、北乡、东乡、西乡四个片区，其中湘江西岸、蒸水以南称作南乡(含今衡南县茅芽市、鸡笼、谭子山、泉湖、三塘、车江、松江、硫市、栗江、近尾洲等乡镇)。参加工作后，我基本上足涉南乡每一个乡镇。那些年，我收集了不少乡谚和童谣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茶事或者与茶事相关的。

“王婆婆，挑花箩，克(去)赶茅洞桥。花萝里，四两茶，王婆婆挑起斜(音：jiá)嘎斜，撞到三拱桥上磨刀石(音：xiá)。正好三个观音在呷(音：qià,吃、喝)茶，吓起王婆婆走不赢(音：一安、阳平)。”

这是流传在茅洞桥的一首童谣，叫《王婆婆卖茶》。小时候唱这首童谣，我就在想，老家附近就是我们家后山有一株老茶树，王婆婆会不会在我们的老茶树上摘茶叶？

后来听奶奶说，后山的老茶树有好几百年了，是祖上从南岳山上带回来的茶树苗。茅洞桥一带少有茶树，可能跟土壤有关。当地多红壤，不怎么适宜茶树生长，但栽栽桐树却是恰当地好，故许多山岭满是桐树。“千茶万桐，一世不穷”，乡谚还是把桐树与茶树说到了一起，也是因为桐树和茶树都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吧。

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在三塘。当时的工作比较辛苦，下班后，大家洗把脸就拿着碗筷往食堂里走。黄哥和老婆是双职工，他下班回来，满脸辛苦满身灰，一屁股坐到板凳上。几岁的女儿向他走过来，他双眼一亮：“来，打摇摇。”他兴奋地伸出双手，架起二郎腿，让女儿坐到他的脚背上，双腿一起一伏，口里有节奏地吟唱着：

“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鸡公呷糯饭，鸭公呷浮藻；牛呷田藤草，马呷田中禾；大人呷哒饭把茶呷，细个儿(小孩)呷哒饭打摇摇。”

这首童谣是在说大人逗小孩子玩游戏，以鸡吃饭、鸭吃藻、牛吃草、马吃禾、大人喝茶来衬托小孩子喜欢打摇摇，大人小孩互动，其乐融融。

我去过鸡笼街好几次，感觉那里的人们说话与南乡其他地方还是有少许区别，比如把“我”读作“偶”音，“今日”读作“鸡日”，“鲜菜”读作“瓜菜”等等。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很有意思：“鸡(正)月里，偶(我)到外婆屋克(去)行家(音：gā),外婆留偶呷哒饭。外婆广(讲)，满崽哎，鸡日(今天)外婆屋里有得吗咯(什么)菜，呷点瓜(鲜)儿，有得吗咯酒，呷点茶儿。”

在乡村，正月是一年之中茶中茶最丰盛的时期，人们大口大鱼吃腻了，就想吃些鲜菜解解腻，酒喝多了，就想喝点茶来醒醒酒。这首童谣既彰显了鸡笼街那地方的语言特色，又体现了童谣巧妙的艺术表现形式。

当年去谭子山的次数比较多。一次，我与新晋职的分支机构负责人闲聊，他可能是有工作上的压力，感叹地说：“当家才知柴米贵！”还有一次，在火车站对面的饭店吃饭，几个小孩在摆酒酒，他们边玩边唱：“峨眉眉，开蓝花，亲家母，你来哒。打发满姑克烧茶，几(她)到田头刮苕菜；打发满姑克捉鸡，几坐到床前补烂衣；打发满姑克捉鸡，几爬到树上摘枇杷；打发满妹克切菜，几到河边洗锄盖。”

从孩子们稚嫩的口吻里，我听出了两个意思：其一，满姑可能是个耳背女孩，把家长招呼要做的事听成了另一件事；其二，满姑有些叛逆的性格，家长要她做这件事，她偏要做另一件事。这些用诙谐幽默的艺术手法创作的童谣，唱起来更加生动有趣。

车江，当地方言音为“掐光(qiā guāng)”。他们打趣说：“世界上最近的两个地方，是从车江到 qiā guāng。”到过车江很多次，我曾在那里多次听到自己小时候经常唱的一首童谣：“天光啦，鸡叫啦，河边徕儿(小孩)放钓啦；湾里外婆行家啦，岭上麦豆打花啦；禾堂日头打斜啦，对门爷爷(音：dī dī)呷茶啦。”

每当在异地再次听到儿时吟唱过的童谣时，我会感觉这些童谣便是自己的诗和远方。

近些年，我常去栗江，在那里采集了一些湘江渔歌，同时收集的乡谚也不少，内容涉及到人们的生产生活、风俗人情诸多方面。如：夫妻不勤劳，一家人就喝不上茶吃不上饭；“男也懒，女也懒，三餐饭菜都喊难”；分享美好的东西，后来者不一定会吃亏：“满崽后来福，茶吃后来醉”；女人要守妇道，不能脚踏两只船：“一女不呷两家茶”；社会交往中，茶和酒可以融洽人们的感情：“有茶有酒多兄弟”；茶水过夜和喝酒过量会不利身体健康：“不喝隔夜茶，不喝过量酒”；好茶要静心细品，方知其味，好事要平心细论，方知其理：“好茶不怕细品，好事不怕细论”；世态冰凉，人在人情就在：“人一走，茶就凉”；勤俭持家是农家的传统美德：“粮收不怕万担，也要粗茶淡饭”……一句句融情入理，蕴含着许多人生哲理。

我在莲湖湾待了不少年头，在那里听得最多的一句乡谚就是：“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这句乡谚说的是每天家庭生活中的七样必需品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事，但在这简简单单的七个字里，如今不再是满足人们最起码生活需求的象征，而是折射出了新农村人们生活的纯朴与富足之光。

柴，莲湖湾仍有不少村民还保持着用柴火做饭的习惯，他们依然怀念柴火饭、菜的纯正和清香。夕阳西下，牧童暮归，炊烟袅袅，是一道唯美的古朴田园风景。

米，是用自个的土家肥种出来的。野菜粩、米苕折、螺蛳米糊糊、米花片、冻米茶……村民们爱着花样吃。我不由想起唐·杜甫《忆昔二首》中的两句：“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。”

油，家家户户都种油菜，收了菜籽，用土法榨油。明代解缙的《春雨》诗中有“春雨贵如油”一句，春雨自然可贵，然而，面对当今市场上五花八门的食用油，这种农家土榨菜籽油显得尤其可贵。

盐，村民也养成了低盐的健康饮食习惯，大家都把饭菜做得比较清淡。至于酱和醋，一般是从超市买回来，也有还在传承祖上手艺的，自制豆油、豆酱、米醋等传统调味品，不加任何添加剂，原香、纯正。

茶，自己喝的并不多，大多数村民没有喝茶的爱好。但在农家都备有茶，用于招待客人：“待客茶为先”“客来敬茶是常礼”“茶越泡越浓，人越交越亲”。

茶，本来就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在南乡，喜庆、丧葬或节日都离不开茶，人们祝寿时有喝“寿茶”，结婚时有喝“喜茶”“交杯茶”，春节族人聚会要喝春茶，七月半接老客要上“祭茶”，驱邪避煞要撒“米谷盐茶”等等，由这些茶事衍生出来的乡谚和民谣，通俗易懂，琅琅上口，在南乡这片土地上世代流传。

又到秋浓时

■曾艳兰

秋季是一个美丽的季节。秋天的天空蔚蓝，天上的白云朵朵，风吹着云，变幻万千，显现出各种形状，有的像蘑菇，有的像跑马，有的像正在俯视人间的仙人。“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。”到了傍晚，夕阳把天边染点得金碧辉煌，倒映在湖里，分外好看。再看大自然里，秋天的风吹黄了山上的树叶，吹红了枫叶，各种植物的叶子呈现出红色、金黄色或金黄色等五颜六色。田野里，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，金色的水稻映入眼帘，水稻上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实。一阵秋风吹过，金色的水稻随风摆动，犹如金色的海洋。秋天，色彩斑斓，整个大地，就像一幅多彩的画。

秋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到了这个季节，“最是橙红橘绿时”，你看，果园里热闹非凡，橙红的橘子像小灯笼，在风中摇晃，苹果也露出了红红的脸蛋。果园里硕果累累，高挂在枝头的梨子一个个黄了，果商们排着队来到果园里采摘，送给亲朋，或发快递寄往远方的订购商。如今网络发达，再多的果子也可以通过网络销售出去，而且还非常地畅销。大豆摇起了响亮的铜铃，乡亲们一大清早拿出扁担挑着农具，去土里收回豆子，放在太阳下暴晒。晌午时分，时不时听到晒场里“呼呼”的响声，那是豆荚裂开了肚皮，一粒粒黄黄的豆子从豆荚里欢快地跳出来了！

秋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。秋天，稻子熟了，大地热闹起来，田地里到处是人们忙碌的身影，种田的乡亲们拿出镰刀，开始收割稻子。田野里，有镰刀割

禾的“沙沙”声，有打禾机的“轰隆隆隆”声，有把谷子倒进箩筐里的“哗啦”声，更有村民隔田大声交谈今年收成的欢快声。村里的晒谷场上，时不时听到晒晒谷子声，风车车谷子时发出的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，还有村民们用棒子打豆秆豆荚的“啪啪”声。这是秋天丰收的声音，是村民们一年下来的辛勤最快乐的声音。这一年中特殊的声音，使这个季节更有韵味。

秋季是一个非常喜欢的季节。春天虽有百花，但天气仍有微寒，而夏天太热，冬天太冷。唯有秋天，不冷不热，天高气爽，非常舒服。我喜欢秋天，还因为它是一年下来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的季节，更是大自然赐予劳动人民因辛苦付出而得喜悦丰收的季节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秋季是人生中的硕果体现，凡是努力拼搏的人，上半年虽辛苦，到了人生之秋，大都有了比之前不错的成绩，下半年生较安稳。而在心性方面，更是少了浮躁，多了稳重，宁静致远，万事看开。

秋季，是四季轮回中的自然季节。秋季，碧云天，黄花地，金桂飘香，北雁南飞。秋季藏在金灿灿的稻穗上，藏在绿油油的菜里，藏在一片片似黄色小花的黄叶子里，藏在小草脱了绿衣、换上了金灿灿的秋装中。

“春看百花秋看叶，红紫黄绿色不缺。劝君忘却烦恼事，别样风景好时节。”我爱秋季，爱这个季节大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事物。我因为这美丽的秋季而更加热爱生活，我会坚持不懈去努力，让我的生活也如秋天一样多姿多彩，硕果累累！

栗香随风

■陈学阳

循香望去，一家不足十平米的炒货店，一颗颗油润饱满的板栗，受过十字花刀后敞开着肚皮，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。旁边的炒栗机正在翻炒，热气袅袅升腾，跳着诱惑的舞蹈。一位盘秀发穿风衣抹口红的妇人停住脚步，拿起一颗板栗一捏，“啪”，栗壳半裂，露出米黄油光的栗仁。妇人“吧唧吧唧”嚼栗仁，招呼旁边的老板称上一斤。我刚好从市解放路往中山北路的拐角处路过，盈盈的甜香直抵心底，倏然把我带到百里之外的故乡。

十里尽闻稻花香，半山只见油桐花，过去，老家屋后漫山遍岭都是桐子树。有一年干旱，桐子树枯死了好几棵，爹找来板栗苗补栽。刚栽下的树苗瘦小，蔫蔫的，我担心成活不了，自告奋勇每天去浇水，想让它们快快长大挂果。爹说，这树耐瘠薄、抗干旱，跟我们庄稼人一样不娇气，稳了根有地方长就行了，不必理会它。除草，施肥，培土，剪枝，量一量、摇一摇，看它们长长结实了没有，爹像待心肝宝贝一样，侍弄着这些板栗树。稍有空闲，爹就吧着旱烟到后山转悠，瞧一瞧。娘见了，常取笑爹待树比老婆还亲，莫把魂落在树下！

板栗树树杆笔直，越长越壮，几年后就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跟桐子树一样绰约一团团绿影，融入满山的翠色里。初夏，长圆形的叶子，厚实，深绿如墨，巴掌般大小，一圈簇刺。渐渐地，枝头吐出直条形花穗，淡黄，低垂，微香，像黄毛线。花开后两三天，花蕊会分泌一种粘液，一群群蜜蜂围绕着花朵，忙着采花粉授。尔后，花穗落下，虫子般爬满地。堂姐到树下捡栗花，编成各式各样的花帽，又香又好看。过些日子，叶子下方长出拇指大的绿瘤子。入秋，绿瘤子披上刺衣，长成绿刺猬，鸟雀望而却步，不敢靠近。刚长的小栗蓬针刺细软，柔柔的，不扎手，抚摸起来像幼婴的头发。小栗蓬在阳光雨水的滋养下如打了生长素，一天一个样，越来越大，不再羞涩，不再躲藏在叶丛中，小软针也变粗变硬，如爹的胡须，开始扎人。等不及它熟透，我便敲下几颗，用脚踩裂，或用石头轻轻砸开，去刺衣，褪绒皮，簸筛丛里偷吃。

“七月杨桃八月楂，九月栗子笑哈哈。”九月，栗叶渐次染黄，满树栗蓬沉甸甸的，像猴崽子在秋风里摇头晃脑。它们竖起刺毛，笑开嘴巴，露出玛瑙般的红牙，欲坠未坠。板栗红跟玉栉红一样内敛、沉静，南乡收栗嫁女，桌椅板凳、箱柜盆桶，需漆的家具嫁妆，喜欢漆成清一色的板栗红，亮堂，喜气。

秋日的山村，蓝天青山，风轻云淡，到处洋溢着温馨和喜悦。谷子、高粱、黄豆、芝麻换上孕装后，渐渐壮实，纷纷“变脸”，或露魅人之色，或呈孝敬之态，它们都焦急地等待娘的接生。一些等不及的，就在太阳的催促下委屈地掉落早产子，秋蝉见了朝娘嘶哑地呼喊，娘听了心疼，早出晚归，风一样在地里赶。娘早就补好簸箕箩筐，在心里排满收获日程表，哪个先熟就先收哪个，一筐筐，一担担，不分昼夜往屋里挑。我日夜惦记屋后的板栗，做梦也在敲毛栗或追打偷板栗的老鼠和顽童。那时，越是刮风，越是刮大风，我就往后山跑，如惊飞的鸟儿，去捡板栗，即便后山的坟地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也不怕。

重阳节前几天，我和哥就嚷嚷着和爹娘一起去打毛栗。娘找出放在偏屋一角、已熟透一年的钩棒子，擦去灰尘。爹戴上草帽、眼镜，利索地爬上板栗树，一脚跨上枝杆，猛地一个翻身，身子攀附到枝杈间，双手紧抱主干，提起钩棒捣树枝。顷刻，熟透的栗蓬，“噼啪啪啪”掉落下来。一些耐不住寂寞的板栗像刚出生的哪叱蹦出蓬壳，扁的，圆的，或金红，或暗褐，圆润饱满，落入柴草里，躺在空地上，钻进石缝间。我们在树下钻来钻去，拔柴草，搬石头，寻宝藏似的，一不小心就被钢钎般的栗刺扎痛。经不住诱惑，我常常边捡边剥，嘴里塞满栗仁。

有一次，爹打毛栗举果枝一脚踹空，闪坏了腰。娘没有埋怨，也没有请医生，每天捣烂几个生板栗，敷在爹的腰部。爹卧床歇息一个多月期便肿痛消除，恢复如初，笑颜重开。村邻有人跌打损伤，娘也会送去生板栗，给人作药方。

在后山放牛，寻猪草，扫桐叶，我有意绕过板栗树下，睁大眼睛贪婪地扫视树尖、枝头和草丛，唯恐“遗珠”被过路人顺手拿走，幻想在寻找十多遍的地方发现意外的惊喜。偶尔捡到一颗，也舍不得当场吃，会得意地向伙伴们炫耀。

刚打下来的毛栗，似青皮核桃，堆几天后变黄变乌。俗话说，“三担板栗四担壳”，毛栗堆在屋角，壮观喜人，但脱壳后，只有浅浅的半箩筐。新脱的板栗生吃，清脆甘甜，口舌生津，越嚼越嫩。在通风的地方放上十天半个月，自然阴干，甜绵酥软，味道更好。娘怕我们吃坏肚子，悄悄藏起板栗，一天只发几粒，当成打嘴儿的零食。娘还选些个头大品相好的藏入黄豆缸，留着来客时炒，连同豆巴、薯片、花生米、湖之酒等，笑眯眯地端上桌。

我曾听娘与妯娌谈论过板栗的收藏。板栗藏不好，易霉变，好生虫，虫从里往外长，如用刀在栗壳划一道口子，加热三四分钟，肥胖胖的虫子就会钻出来。娘藏的板栗从不起虫，诀窍是老婆传下来的。有些年份，晴秋风宜，娘将板栗串起风干，像和尚脖子上挂的大念珠，一直留到冬天，酥脆，醇甜，嚼头足。

亲邻都夸娘会做把炒土货，娘每次都谦虚地岔开话题。娘支好铁锅，燃旺柴火，烧热菜油，倒入黑亮圆润的细沙，操长柄铁勺翻炒，待细沙冒烟后放入扎过口的鲜板栗，文火烧，反复炒，直到外表透亮，皮微微裂开一道牙口。我站在灶旁望眼欲穿，直咽口水，急盼板栗尽快出锅。“还等一下，差一口气都不好吃。”娘越炒越快，铲子在锅里如游龙戏水，左右进退穿梭。炒出的板栗，外壳柔脆，栗肉香甜，干中带润，粉粉的，沙沙的，壳、膜、肉易离不粘，一剥即开。栗仁入口，与唇齿碰撞，咬合间感受栗仁纹理，满足与充实感意犹未尽。娘炒好后，包了几小袋，闻香而来的堂哥堂姐人人有份，只是没给蹲在灶旁馋涎长流的猫猫和躺在墙角伸舌头的狗狗。

娘下地干活，哥从缸里偷出板栗，效仿娘的炒法，但味终不可及。我有时将板栗直接丢进刚烧完火的草木灰堆，待“噼里啪啦”的爆裂声一响，就扒开火灰，取出焦黄的板栗，在手心来回倒，边吹边吃，满脸黑不溜秋。

在娘不成文的食谱里，板栗是C位担当，吃法随心所欲、花样多端，和口感相适，随季节而变，与五谷杂粮完美搭配，抚慰着我们躁动的舌尖，弥补了平凡乡村里的味觉。娘用板栗蒸米糕，黄白相间，色香俱全，让我们食欲大增，会比平常多吃一碗。入秋渐凉，娘研碎栗仁，和入粳米熬粥，腾腾的热气中弥漫淡雅的清香，奶奶最喜欢喝。过年朝节，娘出的菜品中，板栗是“铁杆配果”，总有一道会用到栗仁，或炖母鸡，或炒排骨，或煲猪手。

我帮娘剥栗壳、褪栗皮，娘边切栗皮给我讲述板栗的传说。上古时期，天庭玉皇大帝御前侍卫燕山赤神有一对可爱的儿女，男孩高大健壮，叫大板，女孩聪明伶俐，叫小栗。有一天，玉皇大帝听见凡间哭声震天，就命燕山赤神探个究竟。燕山赤神带着大板和小栗站在云头观望，见大地生灵涂炭，尸横遍野，来到人间察访，得知是一条恶龙所为。燕山赤神擒住了恶龙，但大板和小栗不谙世事，未经请示，一怒之下斩了恶龙，惹怒了玉皇大帝，被贬凡间。兄妹俩厌倦天庭，后来化为一种坚果，供穷苦老百姓充饥，果实外壳长满利刺，不让禽兽争夺食。玉皇大帝很感动，赐名为板栗。娘说，板栗是神仙果，多吃健壮、聪明，在节日祭祀的菜品中放板栗，就是与祖先一起感怀大板和小栗兄妹俩。

娘讲的传说，奶妈讲，外婆也讲，小时候，我听过好几遍，有关板栗的前世、功效及背后的轶闻，直到现在我还在默默地点关注。

板栗原产我国，有300多个品种，可知的栽培史至少有两千五百余年。《诗经·郑风》中就有关“东门之栗，有践家室；岂不尔思，予不我即”的诗句，《史记》记载：春秋帝王曾大力嘉奖，凡栽栗树千株以上，竟以千户侯相待。板栗是古代五果(李、杏、桃、栗、枣)之一，素有“千果之王”的美誉。“紫灿山梨红皱枣，总输易栗十分甜。”宋代诗人范成大说板栗比梨枣鲜美。陆游不怕齿松动，也要“山果炮煨疗夜饥”，米点炒栗当宵夜。中医讲究“以形补形”，板栗外形像“肾”，唐代药王孙思邈将其称为“肾之果”，并在《千金翼方》中说板栗生食时，“甚治腰脚不遂”，苏辙诗云“老去日添腰脚病，山翁服栗旧传方”，验证了板栗养胃健脾、壮腰补肾、活血止血的说法。

板栗还有“河东饭”“得胜果”之雅称。北宋陶谷撰写的《清异录》记载：晋王率大军征，在峡谷中被敌军围困，粮草不济，人饥马乏，行将全军覆没。有位山樵夫见面晋王，说：“美食就在眼前，为何忍饥待毙？”晋王如梦初醒，下令摘栗充饥。反败为胜后，晋王不忘板栗之功，封其为“得胜果”。因板栗而食之地在河北，板栗又称为“河东饭”。

我在衡南二中读高中时，为了节省来往的车费，期内的节假日都在学校里度过。但爹利用出差之便每期都会来看我一次，问班主任一些情况。他每回给我的，除了一沓学习资料，就是一袋娘亲自做的土零食，外面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。但凡娘带来的炒板栗，我每次都能闻出来。